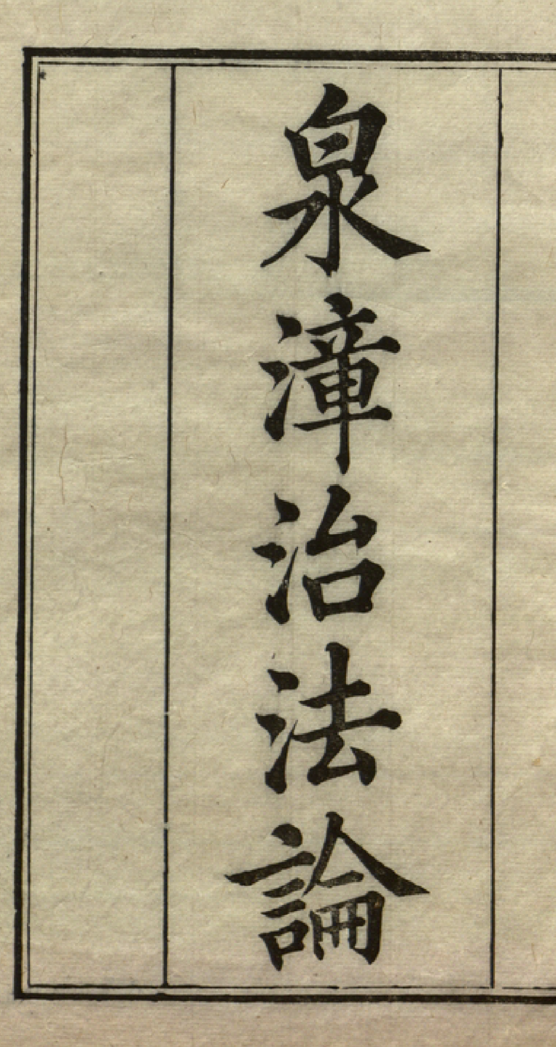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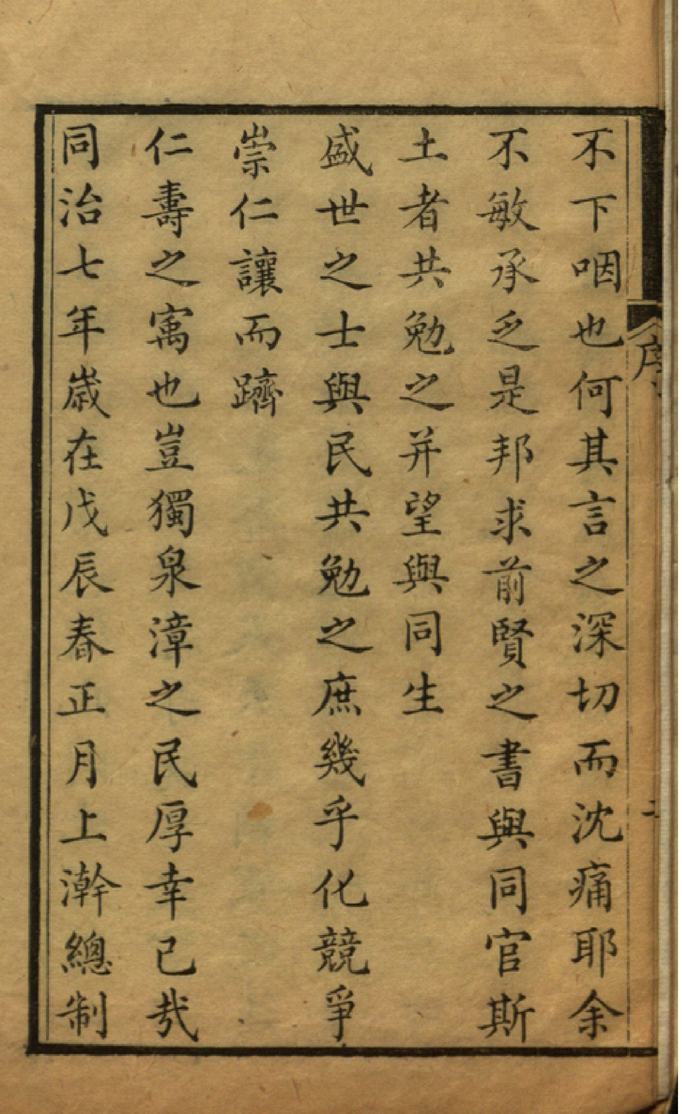


重刊泉漳治法論序

謝退谷先生泉漳治法論武陵趙文恪公刊行之用以治其吏以教士與民之書也余初莅閩時人有言泉漳民素悍號難治治法詳於謝先生書覓之久而得舊本丁卯秋奉
命使粵東來往泉漳間兵燹之後民困

弥甚昔之械鬥擄禁之風稍衰息矣慮其習染久而官不之省士與民之或激而逞也復刊是書布之於官於士於民竊以為先生之言治法如良醫之治病其論察由知難則診視之審也任役用恥則攻治之善也至械鬥擄禁抗官諸論則又各視其證而投藥餌親民重士

則更以培其本原也循此則生不循此則危且殆以至於斃善乎先生之言曰學皆為己者也雖謀及天下國家之遠曲折而必盡其情凡以盡己之性以全其不忍人之良及其仕也則皆為人者也生民之疾苦風俗之弊壞氣運之相推相盪蔦然者在目愀然者在心食之



不下咽也何其言之深切而沈痛耶余不敏承乏是邦求前賢之書與同官斯土者共勉之并望與同生

盛世之士與民共勉之庶幾乎化競爭

崇仁讓而躋

仁壽之寓也豈獨泉漳之民厚幸已哉

同治七年歲在戊辰春正月上澣總制

閩浙使者盱眙吳棠序







泉漳治法論序

閩浙總督所治地凡兩省而閩最要閩地十府二州而
泉漳臺灣最要臺灣之民三籍而爲泉漳者十之七八
能治泉漳則臺灣亦治故總督之責甚鉅而論治必自
泉漳始余昔在粵東與閩接壤其吏治之得失與民風
之善僘所聞不相軒輊及莅閩則有甚焉惕然憂之以
爲其病在官吏以至士民錮蔽於惡習者深非有以大
動其心志不足振聾聵而起沈痾也則爲之手教以通
飭各守令又爲之誥誡通飭各縣學官復爲之勸諭通

給各學士子及各府縣鄉里者長其大要有二無非欲官親其民士知自重而已猶以爲未盡也博訪周諮求所以助余治者而陳恭甫太史出泉漳治法論一編見示故教諭候官謝君金鑾所著也余竟讀之見其披卻導窾言中肯綮最後親民重士二篇則與余言若合符節誠能先得我心者夫余之言總督之言也都人士猶或疑之以爲未必知我雖諄諄懇摯而容有弗之從者矣此編則閩人之言也以閩人言閩事宜無弗愛閩人者而閩人之疾苦亦知之無不盡也愛之而知之無不

盡則聞其言者可以易入然後知余之言非總督之言而卽閩人之言也且余之言上官初到閩者之言也府縣官吏容或有竊笑之以爲未悉情形漫爲迂闊之談者雖諄諄懇摯而有陽奉之陰違之者矣此編則已故教官之言也教官身在泉漳且久諸利弊皆目擊而身歷之今其人往矣彼無治民之責而憂民若此而身爲父母之官現有治民之責者當何如豈無見此編而翻然思殷然慕者乎然後知余之言非上官初莅閩者之言而卽目睹親歷之言也爰亟校刊而與凡治閩者及

都人士共讀之嗟夫此一故敎諭耳身後一言足使人愛重而刻之若是況在今日賢有司與自好之士動其心志身體力行治績循聲卓然昭著者其爲余之愛重又何如哉余爲泉漳二郡望之而不僅以望泉漳二郡也是爲序

道光三年季春月閩督使者武陵趙愼畛書於節署省諐室

泉漳治法論序

古之爲治者未有捨善敎而克臻刑錯者也敎士者必先重其士敎民者必先親其民親民而後民知所以相親重士而後士知所以自重民相親士自重而後國可久安長治不明乎此而徒威怒之加則上無以伸其法令下無所措其手足是故敎士與民又自治其吏始泉漳之患好鬬也久矣一夫逞忿禍及千家治之者緩則養癰急則踐芥然卒無有言及敎化者故其患迄於今不絕今夫父母之於子也時其飲食節其寒煖憂其疾

疢誨其孫悌卒遭闤牆有爲之垂涕廢餐者矣師之於
弟子也詔之詩書導之禮樂輔之德義閑之桀鶩閑用
撻罰有爲之嗟咨惜惋者矣焉有不施教而日事夏楚
者哉守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子也其職視古
鄉大夫黨正則皆敎士敎民之官也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苟見泉漳之俶傷敎化失其道哀矜之不暇而又忍
火其廬鷸蚌其財雞蟲其人乎哉今
總督武陵公奉
命蒞吾邦始下車則愁焉憫泉漳之俶夙夜皇皇若拔

毛之痛於膚以爲治之不得其本武健與縱弛均迺慨
然思以善敎漸人汲汲求所以興仁興讓之方得侯官
故敎諭謝金鑾所爲泉漳治法論覽之而喜曰是吾心
也於是鋟而布之下其書州縣使讀而交警之置諸其
鄉塾家祠使戶知之人人莫不怵其禍而悔其非則此
非謝君之書而 公治其吏以敎士與民之書也 公
以壽祺處師儒之位而預桑梓之憂命爲 公序所以
鋟布是編之意壽祺不敢辭顧不勝大願願泉漳之人
被 公之德悉 公之心爭自濯磨變其陵暴之氣移

其勇於忠義之塗敦其信於禮讓之源以無負　公惻惻亹亹之誠庶幾化斯民爲慈父孝子悌弟順孫獄訟衰息上下和樂雖百世而下語移風易俗之功者誦公其曷有諼哉雖然由　公之教豈獨以治泉漳哉舉而措天下久安長治可也

道光三年春三月鼇峯山長史官福州陳壽祺序

自序

泉漳治法論者教諭謝金鑾所作也教諭初任南靖爲漳之屬改安溪爲泉之屬故能言泉漳也教官何以言治法憂學政也學政者何大學之政也何以爲大學自格物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聖人垂其文、天子頒其法俾天下皆教其教學其學焉必使之實究其理以脩諸身而儲國家之用非徒習其語爲文章博稽舊典明於古而闇於今可言而不可行者也教官者幼學其學壯爲其官有諸身而能教者也學憲者總持

其教而督其學者也縣官者明其政刑以弼其教使教果可行而信從者衆天下所以多人材也然則何以憂之曰今天下有學官之政有縣官之政學官之政以空言縣官之政以刑法民之畏空言也必不如其畏刑法也故刑法與學政戾則教窒而不施而教官不能以無言焉憂而言之言其所學也教不得施矣其所學猶是也吾之所學格之致之必誠必正以脩諸身者可以語家國可以語天下獨不可以語泉漳乎且使教官之所職僅在博稽舊典明於古而闇於今而已則能文章者

可以犯法不必問之教官也今民之所告訐者教官之弟子也官之所收治者教官之弟子也弟子有罪小者罪其教官大者及乎學憲嗟夫使罪之而當其實也是行刑法以弼吾教也吾所禱祠求之而不可得者也使罪之而不當其實也是行刑法以戾吾教也吾能無憂焉且有罪無罪之閒日追索拘捕而不已者吾弟子員且奔走之不暇何暇於學其蠅營鼠竄以求免者無一不戾於學吾何從而教焉今泉漳之巨案曰械鬬曰搶劫曰擄禁曰滅屍曰抗官殺差罪皆大辟也而求其不

捕生員者十不得一究其終也求其明正生員於罪者亦十不得一嗚乎由其後之十不得一可知生員之非其罪也而紛紛索捕者何爲也今之治泉漳者猶渡中流而補其漏船者也必使能者急一治之則漏可塞而船不沈若使無能者妄試其椎鑿則沈舟也必矣吾與縣官同舟共濟者也舟沈吾將溺焉吾烏得以無言哉吾爲明其不得已之故曰所以牽累生員者爲兇之不可緝也於是告以緝兇之法爲俗之不可訓也於是告以訓俗之法去其所極弊而歸其旨於重士以爲敎始焉吏治之事吾不敢干吾以明吾學而已夫學皆爲己者也雖謀及天下國家之遠曲折必盡其情凡以盡己之性以全其不忍人之良及其仕也則皆爲人者也生民之疾苦風俗之弊壞氣運之相推相盪蒿然者在目愀然者在心食之不下咽也向使方學之時於己固無實事徒爲文章以悅人取科名而已而及其仕則惟知爲己身家之肥口體妻妾之奉是圖是究而民心世道若罔聞知是爲大戾於學者必其初之所以敎者失也以此而爲學官以此而爲縣官匪特泉漳之民無有瘳

者天下之民庸有瘳乎教諭之爲此論也亦寄諸空言而已庸詎知無有仁人君子閔時憂世觀政采風偶然而得之者乎吾以爲當世必有其人也聖人之種子未嘗絶也嗚呼惟其未嘗絶也此吾論之所以作也假其將絶之也吾之論愈不可以不作也侯官謝金鑾

察由

良醫之視病也察其由不去其致病之由不可以言治也泉漳之民性極拙而易怒拙則闇於利害而無遠圖易怒則不可磯也不可磯則少屈抑而發之暴矣夫民有屈抑則訟之官者勢也乃訟之官而官不能治曰犯不到案也悍而不可捕也捕矣到案矣又或賄之而不持其平也民以爲信矣官不能捕吾將自捕之於是乎有擄禁之事有私刑拷掠斃命滅屍之事以爲犯罪而官不能治則雖斃命滅屍無愳也俄而信矣斃命滅屍

者可不到案矣到案而賄以免矣於是乎羣相效尤寖成風俗以爲吾所屈抑者得紓吾情雖破產以賄於官無怨至其事關乎鄉邑者則率衆合族私相侵伐由是而有械鬬之事鬬而死傷適均居閒者可和以解也吾殺彼二人而彼殺吾三人焉則必約衆再鬬曰吾持其平而已蓋捕犯刑拷以伸屈抑殺人抵命而持其平者人心天道之當然也第官不能則移其權於民而已嗚乎此擄禁滅屍械鬬之由也去其由者爲良吏有治人矣而後可言治法

知難

罪人不得則上無刑非刑之難而政術之難也夫殺人者抵命依古爲然童昏而知之也若夫殺人而無抵命則是國法不行天下之大亂不旋踵矣今泉漳之殺人皆無抵命者也械鬬而殺者自相抵非國法之抵之也擄禁而斃者上賄其官中賄其吏胥下賄其屍親檢其尸曰傷非致命也撲跌以死也服毒也屍親具供詞而讞以定無上控之患由是而縣官以命案爲利路矣官不受賄則緝兇莫獲先受其累而民自賂屍親以免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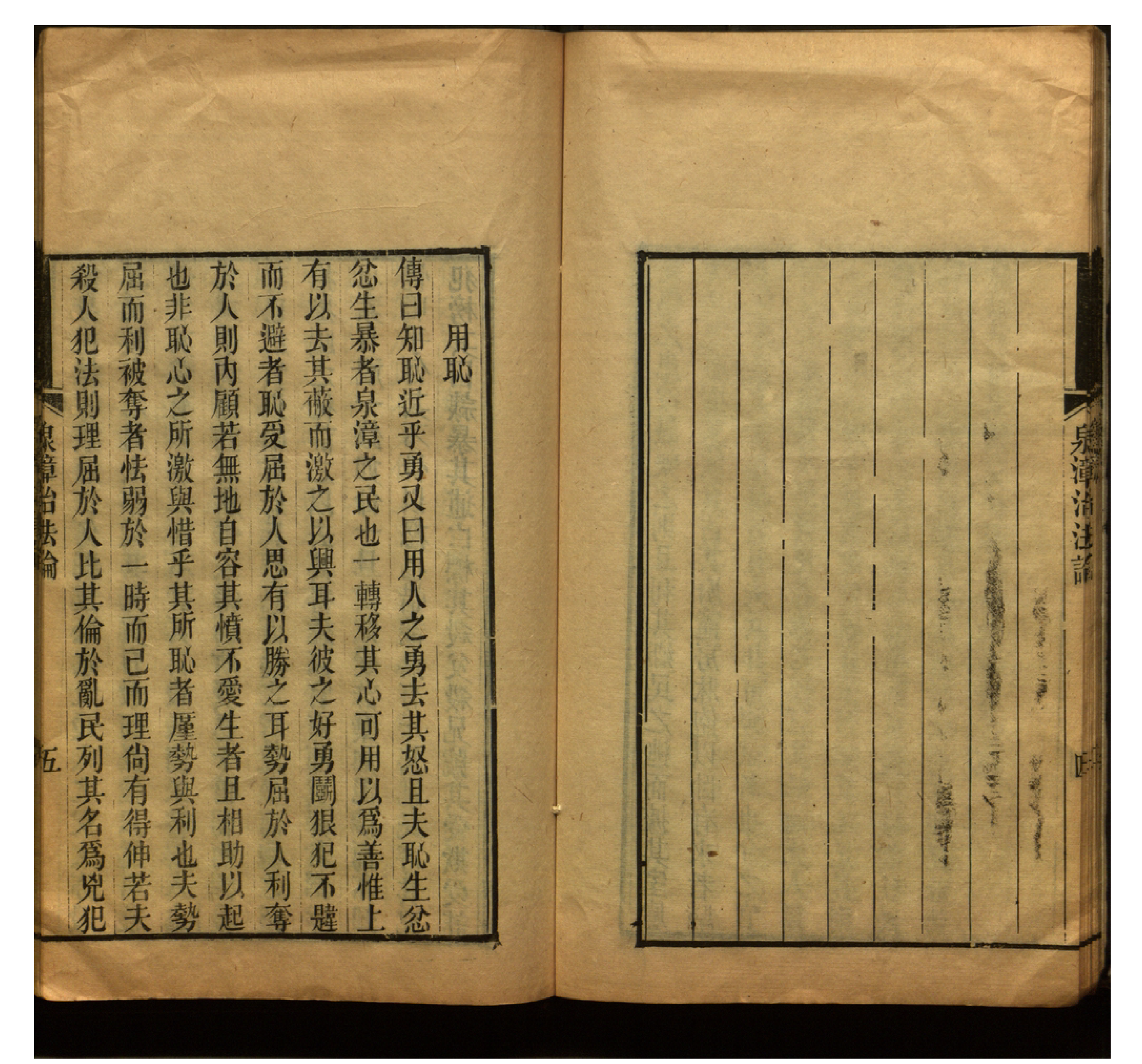
無緝捕之能亦樂屍親之不復催也已不得錢而民寃仍不伸胥隸皆觖望故廉吏爲難其或屍親不愛賄則上控於監司監司批飭牌札屢行紙墨告疲而事已畢矣其甚者則移營召兵大其號曰會拿文武畢集直指長驅風聲所至鳥獸各散無辜之人扶老攜幼哭聲載塗軍役旣從鄉村一空縱火其廬奪其餘貲飽其黍雞而事亦畢矣蓋至會拿而罪人弗得雖督撫亦知泉漳之難也而不知非泉漳之難也

任役

昔之緝捕者以健役今之緝捕者以民壯健役數人而已民壯則有數十人之多夫人至數十則必以治兵之法處之故官泉漳者不可以不知兵也夫兵未有不敎而可用者且必自敎之而後可用也敎者非必敎其技勇而已敎之使知吾之性情律令也吾之性情如鐵律令如山使彼知而信之如臂之使指二十人如一人可以爲縣也四十人如一人可以爲郡也得民壯四五十人可以橫行於泉漳兩府之間緝兇無弗得者矣其法

縣不可過三十郡不可過五十過三十五十則不能以理而亦無所用之夫泉漳之民至頑也而亦至馴至悍也而復至拙激則易變犯罪則懍然知愳得一廉公之吏審機而乘之無敢抗者馬巷泉之巖邑也馮別駕養民壯數十人而其地以寍其明驗矣夫兵不經教與非其所自教雖數人之少名將不能御也今之紛紛會拿者民壯數十會營數百譁然而往廢然而歸徒爲良民之害未見其益也夫兵不畏將者必畏敵利其財者不闕此定法也將無律令孰知其可畏有贓物之利而無

死傷之患彼誠樂之則且利其鄉民之逃而據其室廬搜其蓋藏攫其飲食占其廚竈房牀飽以卧有來者駭之使走已矣無足恠者且夫兵非可輕試者也今之官兵養其虛鋒而不堪實用者也若輒試其鋒而兇人無一獲旣取怨於平民而復使亂民輩習知其不足畏則肆行無忌流寇之患將在目前是則可憂已惟能任民壯者有用兵之實而無其名兵威仍伏而不洩民壯仍役而已故善籌泉漳者必無用會營之法



用恥

傳曰知恥近乎勇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且夫恥生忿忿生暴者泉漳之民也一轉移其心可用以爲善惟上有以去其蔽而激之以興耳夫彼之好勇鬭狠犯不韙而不避者恥受屈於人思有以勝之耳勢屈於人利奪於人則內顧若無地自容其憤不愛生者且相助以起也非恥心之所激與惜乎其所恥者屢勢與利也夫勢屈而利被奪者怯弱於一時而已而理尚有得伸若夫殺人犯法則理屈於人比其倫於亂民列其名爲兇犯

齒身囚隸等類逋亡何獨無恥也且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何異彼以爲吾能殺之其勢有以勝之而不計其自殺者固未嘗勝人也其或爭利而動者所爭未得而所費已十倍朝而鬬殺暮已鳩貲以啗官府兵役怒而攫之胥吏坐而飽之招搖撞騙之徒詐之以去其得達諸官府而買罪者猶幸也素日視一錢如命一旦受欺受詐棄如泥沙而不知愧嗚乎何其不悱以怒也惜哉無有斥其亂民呼其兇犯榜其囚隸暴其逋亡標其殺父殺兄號其受欺受詐

使之瞿然難安靦然不獲移其無地自容之心而以恥以怒於此也夫仁人君子之用心才德出衆之循吏當此豈遂無術禁之不可威之不行諭之不止激之其俗可變也是必明其理以先之善其術多方以啓之積誠以感之痛詞以發之因其所明而通之犯其所惡以觸之策家長以開其端訓生員以行其化於是乎鄉約以聚其人讀法以柔其氣區其治之東西南北即假徵收之便每至其鄉必集其老幼而加勸懲焉語毋迂而意專於激也其勸也其鄉之酯也祠堂則榮其匾額徵收

則薄其陋規鄉耆則予以賞賚衿監則隆以禮文其懲者其鄉之頑以悍也於其祠堂匾以辱之書其囚隸之姓名榜諸壁圖其逋亡之狀貌糊諸牆散而施諸近鄉之墟市強族之生員則難其科舉吾恐其鄉之人必恥以怒也雖然不盡此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也以其存心也心之苟存相其宜而處之無弗得者心之不存民烏乎幸

械鬬

有積怨深讐而鬬者有因端起釁而鬬者其所以鬬不同治之之法亦異因端起釁者其禍淺治之宜猛其置之法也必嚴積怨深讐者其禍深治之必緩其置諸法也宜寬此其所以異也若泉之同安漳之漳浦寃家固結多歷年所殺父殺兄之讐所在多有甚或刳及數代之祖墳出其骸髑諸市題曰某人之幾世祖骨出賣列諸墟衆徧觀之此其不共戴天非國法所能止也治之之術亟之無益置諸法難以稱情得一二人而誅往往

不當其罪而其禍不息嗚乎是必積誠相感涕泣以道使之瞿然驚翻然悔愀然不知涕之何從而後以善術處之庶乎可幾也嗚呼是非寡德者之所能爲也若夫因端起釁者墳田水穀之利爭起於一時羞忿恨怒之私激成於惡少非有根蔕甚不可已者斷之得其平則寃可釋儻治之稍緩則流毒既深勢難卒解嚴以處之則知所忌憚而其風可熄此爲上者所宜盡心也治法在講諭於平日力遏於將萌其既成者痛懲起事之人而嚴其責於家長家長者衿監也夫惡少之滋事也一

朝之忿揮拳袒胷甚或擲石拔刃倉猝以起者非家長所及知而止也至其大鬭則必集衆家廟鳩貲列械設廚以飽其徒放礮以示其威斯時爲家長者一言不諾其事必格惟黨援强弱之見有以中其心而曲徇惡少年之志也是家長之罪也嚴其責而不宥則生監顧惜其私雖受惡少之迫而齟齬必多事勢已殺其大半昔謝金鑾教諭南靖南靖民有同姓而鬭於城邑者教諭爲之病輟藥飢不餐夜不能寐也悉召生監而諭之其弱房者稽首悔罪縛起事者以獻於縣官强房者不爾

也屢傳不至察其人方集於公所飽飯治器械放礮示强礮聲不絕者二日乃具文書詳革生員二人請戒飭者七八人封已具衆乃相率以至叩首徧地願熄事自罰脩明倫堂砌泮池石闌乃爲延山長戴明經以監之其弱房早悔罪者裁聯句褒之不予罰而彼亦荷畚鍤以來助也是豈及賢邑令之明示其法於衆者哉居官固當愛秀才獨械鬬一事嚴其責於秀才者所以重秀才以爲化始也

擄禁

有擄禁而行勒贖者有擄禁而快仇讐者有擄禁而施刦制之術者勒贖者要其財仇讐者脩其怨刦制者求其所爭也勒贖者强盜所爲偵其人之子弟於塗要而執之其甚者深夜夥衆明火持械斬門入其家擄其人以去後一二日有來者報其家曰擄汝子者吾識其處矣得金若干可贖必某人者親齎以往則可也非某人金雖具不贖某人者邑之忠厚長者富其身家者也素不與惡類交怖不願往其家不獲已號呼哭泣頓首於其

庭邀以行謹齎金如數果贖以歸儻遲一二日則報者復至已截其子之一指以示急矣再遲一二日則又截其一指矣金不具必急變產某人不來必急求之而某人者烏能坐視其死而不救也迨其既歸豈不欲控之官哉控之官則必援某人官不能捕盜而究某人必亟也盜未獲而忠厚長者之家已破矣如是者漳州爲多贓皆千計善良冤抑盜賊橫行爲眞勒贖者官皆不之知則以民之不控也若夫以擄禁勒贖控者多出於仇讐之家二姓忿爭素有嫌隙則互相擄掠無賴者因以爲利或擄其財或擄其人矣擄其人以困辱之亦勒其財以贖焉贓則無多志在辱之以快仇讐而已若是者泉州爲多安溪尤甚惟入於無賴者之手則與劫盜無異安溪赤嶺以擄搶勒贖而致富者數家林員林茂輩是也此輩控案以百數十計而縣官不能治赤嶺道梗不通者五六年於茲矣近村赴縣邑者皆倍道出他途以往則以員茂輩之不獲也此初起於仇讐而終成於勒贖者也至其墳田樹木之爭訟於官而不到案逋租負債之人恃其強而不肯還則擄其人而私加拷掠焉

是爲行劫制之法者雖紳士富民之家亦恆爲之其法卒多斃命然亦互相擄以爲報也久之則成爲仇讐之事矣擄禁之患此爲最初治之者宜首嚴焉當切諭之曰墳田樹木之强爭逋租欠債之不還罪名之小者也擄禁私刑罪名之大者也斃命則尤大者也汝欲治其人之小罪而自處於大罪則所屈者終不得伸官將舍彼之罪而治汝至不利也汝之爲此者以控官而不到案事不伸理耳汝既能擄而執之不如卽送之官付諸差役官當爲汝治之則汝無擄禁之罪名而事獲理利

莫大焉民無不願從者也然必速爲斷之而持其平若徒付諸班館以爲胥役之飽久而不治則民仍不如執而私刑之爲愈治法劫制者最易亦當最先仇讐者爲稍難勒贖者害最大而治之最難且以民之多不控也嗚乎安得仁人君子專其心於爲民而治及不控之案哉明其政刑則三者皆不治而自熄



抗官拒捕奪犯殺差

抗官拒捕奪犯殺差者泉漳之民有其具也而絕無其心絕無其心則絕無其事也其閒或有之者何哉是有故焉官之不能持平也民習之矣無敢怒者官之愛賕也民尤習之矣非特無敢怒者且朝犯罪名暮已鳩金以俟也官之下鄉也曰民壯曰胥吏曰差役曰皁隸曰跟隨曰轎夫統計其數多則百餘人少亦不下七八十人飲食起居取給於民既行則悉奪其供具財物民非敢讙也然惟官不愛賕而志在緝兇則縲繫其人隸肆

其刦奪焉無怨官既受其賕則必脫其罪雖餘贓未完不得復繫其人與肆其刦奪苟有然者其變立作攖此禍者有兩人焉貪而無厭暴而不可已者其一也鄙而拙暗而腐者又其一也貪暴者禍由於一已鄙賤者禍成於下人舍此二者雖汙吏無患於泉漳之民也蓋天下雖不法之事亦必有情理焉强盜棄情理且無以成其爲强盜而况官乎出乎情理之外與人以痛心則將無所不至矣烏喙殺人者也乃明知其烏喙也而食之以死曰是烏喙之罪也豈理也哉

親民

縣令親民之官也知所以親之可以爲令矣故其視民也常如家人婦子然一日不相見則虞其寒暄饑飽之失時也出入起居之不謹也醜夷則慮其有爭職業則憂其或曠也而亦使民之視吾縣令常如父母家長然一日出游則必審其行蹤之所之也虞其步履之失提攜也興一役慮其爲長者憂也遇一難懼其爲長者慼也歲時伏臘得飲食美味以不及父母家長而咨嗟也嗚乎是可以爲縣令也已今之爲令者徵收緝捕必親

下鄉非事之常者然欲親之固不待徵收緝捕猶必時履其地也宣
聖諭講鄉約區其治之東西南北以時歷焉輕騎減從一食簞茶爐酒榼所至召父老與語道疾苦爲耕者課農桑爲讀者正句讀近村之衿耆皆附以至無官府期會之勞而有家人婦子之樂則其鄉風之渻澆生理之豐嗇子弟之賢不肖皆在吾意中而其肫然之仁藹然之意樂其所樂憂其所憂者民悅之日忘其爲官也家庭幃闥之私有來告者況其鼠牙雀角不假訟詞而消

者日不知凡幾輩矣有令如是吾慮其械鬬者無暇於械鬬擄禁者無因而擄禁仇讐者日忘其仇讐無大獄也一有緝捕彼與吾素相狎者老老幼幼不吾避也因而求之倘何民壯之足需乎昔程伯子爲晉城令三年而民無鬬死秩滿代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伯子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衆詫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嗟夫是可爲親民者法矣今之爲令者其視民也如魚肉而民之視令也如虎狼凡有下鄉皆爲得錢而來不得錢不知有百

姓也人之親魚肉也為欲食之也而其畏虎狼也畏其食之也嗚乎安有虎狼而可與人親安有人而肯與虎狼親者哉其避之惟恐不速也固也上下睽乖縣如無官之縣民如無官之民自相爭自相擄自相刑自相殺一至其鄉則壯役數十以臨之一家犯罪合鄉走匿是尚可以為治乎古大學之文曰在親民其意可師也

重士

械鬬之當治秀才也予既得而詳之矣外此則當知重士之法蓋是非不明則國無政士失其所趨則教化無由以興政教不施雖長治久安之世將日以壞而況於治泉漳者乎今泉漳之俗凡有控案必列生員曰某某搶奪殺人而生員喝令也某某擄禁勒贖而生員主謀也且族黨相傾則必盡錄其鄉其族之衿監雖深山閉門不諳世事者皆所不免甚有其人已死於一二年之前而控者不知猶列其名姓者蓋僅告兇人則明明知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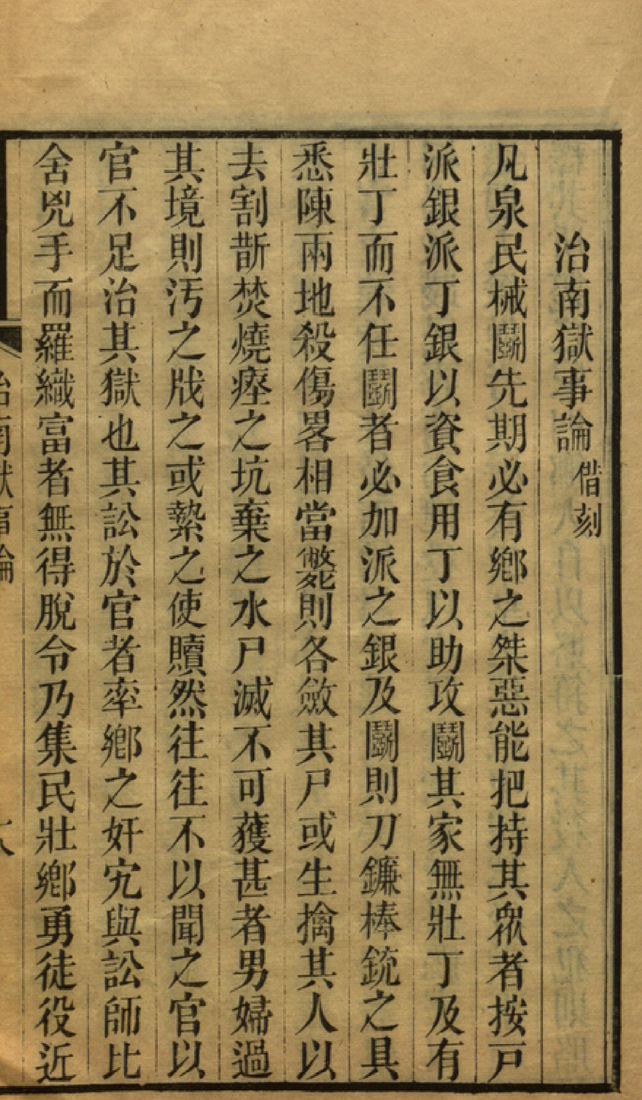
之不緝控生員則傳之而至可以困辱之傳之而不至可以革其衣頂由是兇頑者有罪而逍遙儒弱者無辜而受遺泉漳之士始以讀書爲患矣此風之成實由於縣官何者搶奪殺人擄禁勒贖諸如此類者亂民之行其不干生員官亦知之矣而其構訟既成禍在鄉族則會衆斂錢餽官吏以全無罪之身家者實賴之於生員也夫民之告狀也明知兇之不緝非必伸其寃志在傾其貲耳官欲受賕民亦欲受賕以息也官之待告狀也非必理其獄志在收其財耳明知民之可賄以休而已

亦得賄以休也賄之所集必賴秀才此俗之所以必控秀才而縣官久因之以爲利悚秀才以主謀之名陰受其斂錢之益而卒未嘗治其主謀者縣官之長技也其或鳩貲不豊來之不順抑損其價拖欠其餘則以爲把持爭執於中取利是秀才之劣也將實以主謀之罪與爲讐矣而秀才遂眞有把持爭執者眞有於中取利者嗟夫以是日驅秀才於不善秀才何趨焉今

國家急泉漳之治法列憲以廑諸懷方將施教以破其愚頑而轉移其風俗敎之所施舍生員何由始哉故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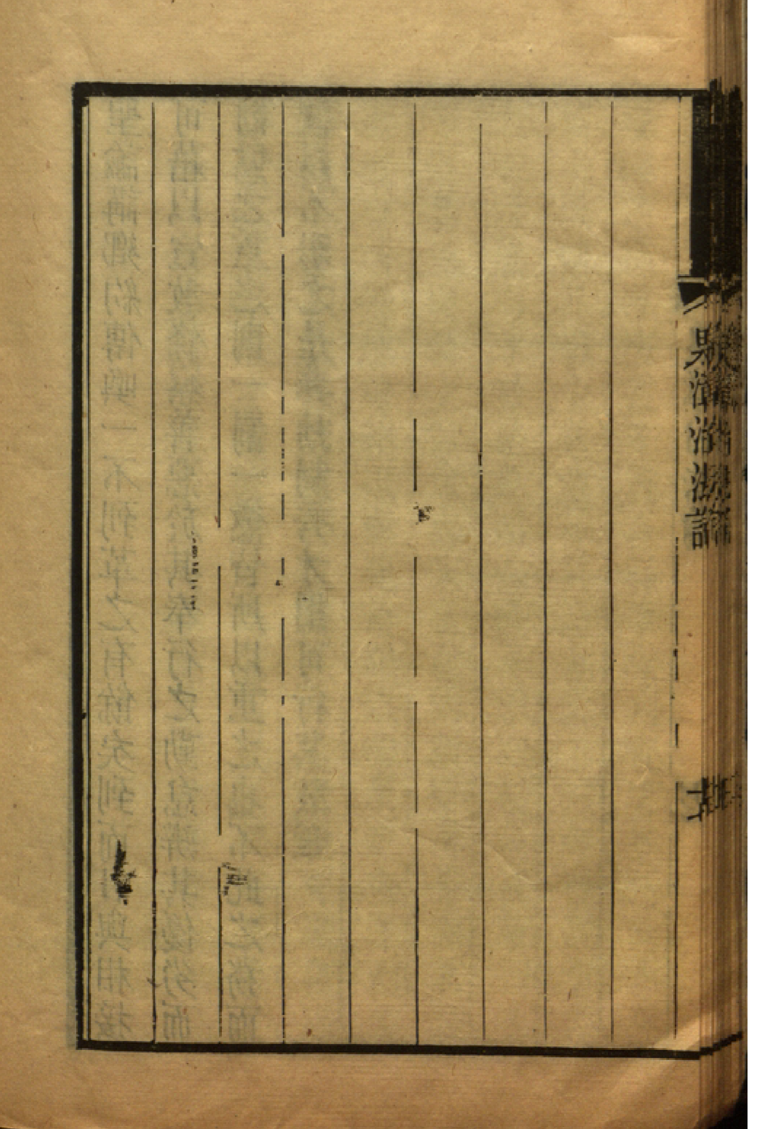
泉漳之獄惟徑告生員者移學取而究之其他凡有指
其主謀稱其喝令者直斥其誣槩置不問牽連者立責
之所以重秀才者是非明而教可因以起也或者曰天
下豈盡贓吏哉生監身爲家長責固難辭使牽累其閒
而後有所警懼可賴以緝兇可賴以喻衆使秀才而脫
然局外也子烏得以施其教哉嗟夫官之緝兇諭衆固
自有術豈賴秀才哉彼秀才烏能緝兇亂民將讐之矣
上無有始其教者秀才烏能諭衆且官欲警懼秀才固
有難哉宜

聖諭講鄉約傳喚一不到革之有餘矣到而日與相接
可藉以宣教條察善惡於其奉行之勤怠辨其優劣而
勸懲之重之則一罰一懲皆所以重之也不此之務而
欲以不明之是非刼制秀才謂可行其教哉



治南獄事論 借刻

凡泉民械鬬先期必有鄉之桀惡能把持其衆者按戸派銀派丁銀以資食用丁以助攻鬬其家無壯丁及有壯丁而不任鬬者必加派之銀及鬬則刀鐮棒銃之具悉陳兩地殺傷畧相當斃則各斂其尸或生擒其人以去剖斮焚燒瘞之坑棄之水尸滅不可獲甚者男婦過其境則汚之戕之或縶之使贖然往往不以聞之官以官不足治其獄也其訟於官者率鄉之奸宄與訟師比舍兇手而羅織富者無得脫令乃集民壯鄉勇徒役近



數百人或百餘人若出師狀馳詣其鄉捕捉尙恐不勝則以兵從而民先盡室遠遁空其廬令與兵役至索人不得則焚其廬舍殃其雞犬魚爛而未已於是健役與鄉之奸宄數人爲之居閒關說使必納賄以解其富而無辜者懼禍不得已諾之然亦斂錢於合族乃集旣成言官吏健役等往斂而納諸上健役又必與居閒者俱恫喝蹂踐民毒痛焉健役以次收囊槖自營將縣宰以逮閽人傔從胥役廝養輿皁之徒咸中飽然後獄事頗釋其所斃之家則鄉人自以賂箝之其殺人之犯則賂無賴者代死謂之頂兇而正兇率不出然其事往往卽健役等爲之謀主茍有所乾沒頂兇之錢或不時給給或不足則代死者招解抵省翻供不肯承又或訟師及族之莠民谿壑不盈則踰數年或十餘年猶唆使奔控於京師焉

天子遣大臣來治獄乃息

論曰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擊固其常然則閩之械鬭自漢以來然矣豈非鄙與餘善等階之厲哉細虞搆釁攻殺無已禍連孫子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

治南獄事論

似近於公羊春秋之百世復讐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往吾弱冠時抵泉嘗目擊之後有用趙廣漢之術者收其桀黠誘其貨財民倒懸久姑聽命焉竟得休息者二十年今又蠢動不可遏禦月或鬬者數起矣然其鄉未嘗無善士良民知畏法循理所以滋難覓禍以裹脅其衆者不過桀惡數人爲之渠帥耳又有一二姦宄舞其間與悍役比如虎而翼鉤結以漁利簸弄以餌官曰泉之民頑而吝獨械鬬可威劫而貨弋也官諮之舊尹及同寮則皆曰彼土風氣固然且大邑廉俸僅千金

歲費當數萬緡郡伯之陋規幕賓之脩脯驛傳之供億賊囚之解送其用至繁浩計安所出非資賄於民不可資賄於民則莫械鬬若也故莅茲土者上下內外囂然惟賄之是圖官所置民壯鄉勇大抵皆市井諸惡少與悍役日出詗伺民間一聞某鄉械鬬則鼓掌相慶否則疾首蹙頞若不可終日嗚乎宗族鄉黨古者所以敎之保息聯比睦婣任䘏以厚風俗者也而讐殺相尋至於此極豈其民獨無人心皆利災而樂禍者哉毋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熾矣而令長又從而魚肉之縱其

爪牙四出攫噬民殺人而官放火是官自為寇而民與為讐也凍餒其父母離散其妻子昆弟係纍其宗族親戚水益深火益熱不糜爛其民不止嗚乎為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則告於大吏及人人曰百姓誠刁悍雖孔孟復生莫能教化也嗚乎民果頑嚚不可教化耶吾聞往數十年有吏必大者令晉江一芥不取每食不過蔬菜以峻法束吏以誠求察民情行之二年庭無訟牘泉人至今思之是豈易民而理者耶今即不能遽興教化顧有簡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獄毋謀賄賂

捕人毋用兵役而已凡四鄉械鬬必有期會非需數日不辦令長能於未發之先稍察萌芽登即單車詣鄉諭散理其曲直而禁約焉善之善者也其鬬已成者令亦單車詣鄉隨從一二人外一切胥役民壯鄉勇屏不用呼其父老與其紳衿明告之曰殺人者死國法也令不得私且枉鄉有惡子不除國之賊亦若之殃也吾來為若治大獄錙毫無所取誓不令一役擾若民若執倡鬬及殺人者以獻餘皆案堵如故無所問其非正兇而賂以代者遣之去若不聽吾言設易一惏且酷者至將大

不利於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且若犯國法而亡命不出是罪再不赦也

聖天子在上賢大吏在下豈其爲一人而法不伸於天下若何愚也民怵於禍困於財若墜塗炭久矣一旦見良有司之來若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則比屋安居焉用逃竄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獄不可解雖然此其道又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長始下車毋愛吏賂毋誅民財束僕從胥役嚴治民事勤決詞訟敏居是邦也遠邪佞親正直暇則循行郊野與其父兄子弟

詢疾苦勸仁讓相親猶一家相視猶一體民之信之也豫於是又擇其鄉之齒長而端慤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鄉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長聽斷令長有所問以片紙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明以鞫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已解矣行之一二年民可無訟令長即有緩急民且爭相資助如三輔之輸租於兒寬山陰之送錢於劉寵何貧乏虧空之患之有舍此不務而以餓豺

苛虎爲長技轉相仿效罪浮於盜賊孽遺於子孫然而都都殘破戶戶顛連弱者轉於溝壑壯者驅之萑苻吾恐喪軀隕世降一夫之禍細而交讐激亂釀一方之禍鉅也

三山剞劂氏吳玉田